

来显示某人的在特定安装下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通常包括：个人姓名、登录名、工作和家庭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以及类似的信息。这有点像电话本。

finger是这样工作的。在每个站点有一个叫做finger守护进程的后台进程，它一直保持运行状态，监视并回答所有来自因特网的查询。蠕虫所做的是调用finger，并用一个精心编写的、由536个特殊字节组成的字符串作为参数。这一长串覆盖了守护进程的缓冲和栈，如图9-24c所示。这里所利用的缺陷是守护进程没有检查出缓冲区和栈的溢出情形。当守护进程从它原先获得请求时所在的过程中返回时，它返回的不是main，而是栈上536字节中包含的过程。该过程试图运行sh。如果成功，蠕虫就掌握了被攻击计算机里运行的shell。

方法3是依靠在电子邮件系统里的sendmail程序，利用它的bug允许蠕虫发送引导程序的备份并运行。

蠕虫一旦出现就准备破解用户密码。Morris没有在这方面做大量的有关研究。他所做的是问自己的父亲，一名美国国家安全局（该局是美国政府的密码破解机构）的安全专家，要一份Morris Sr. 和Ken Thompson十年前在Bell实验室合著的经典论文（Morris和Thompson,1979）。每个被破译的密码允许蠕虫登录到任何该密码所有者具有账号的计算机上。

每一次蠕虫访问到新的机器，它就查看是否有其他版本的蠕虫已经存活。如果有，新的版本就退出，但七次中有一次新蠕虫不会退出。即使系统管理员启动了旧蠕虫来愚弄新蠕虫也是如此，这大概是为了给自己做宣传。结果，七次访问里的一次产生了太多的蠕虫，导致了所有被感染机器的停机：它们被蠕虫感染了。如果Morris放弃这一策略，只是让新蠕虫在旧蠕虫存在的情况下退出，蠕虫也许就不那么容易发现了。

当Morris的一个朋友试图向纽约时报记者John Markoff说明整个事件是个意外，蠕虫是无害的，作者也很遗憾等的时候，Morris被捕了。Morris的朋友不经意地流露出罪犯的登录名是rtm。把rtm转换为用户名十分简单——Markoff所要做的只是运行finger。第二天，故事上了头条新闻，三天后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总统选举。

Morris被联邦法院审判并证实有罪。他被判10 000美元罚款，三年察看和400小时的社区服务。他的法律费用可能超过了150 000美元。这一判决导致了大量的争论。许多计算机业界人员认为他是个聪明的研究生，只不过恶作剧超出了控制。蠕虫程序里没有证据表明Morris试图偷窃或毁坏什么。而其他一些人认为Morris是个严重的罪犯必须蹲监狱。Morris后来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他是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这一事件导致的永久结果是建立了计算机应急响应机构（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CERT），这是一个发布病毒入侵报告的中心机构，有多名专家分析安全问题并设计补丁程序。CERT有了自己的下载网站，CERT收集有关会受到攻击的系统缺陷方面的信息并告知如何修复。重要的是，它把这类信息周期发布给Internet上的数以千计的系统管理员。但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可能假装成系统管理员）也可以得到关于系统bug的报告，并在这些bug修复之前花费数小时（或数天）寻找破门的捷径。

从Morris蠕虫出现开始，越来越多种类的蠕虫病毒出现在网络上。这些蠕虫病毒的机制与Morris一样，所不同之处只是利用系统中不同软件的不同漏洞。由于蠕虫能够自我复制，因此扩散趋势比病毒要快。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反蠕虫技术被开发出来，它们大多都试图在蠕虫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将其发现，而不是在它们进入中心数据库时才实施侦测（Portokalidis 和Bos, 2007）。

9.7.4 间谍软件

间谍软件（spyware）是一种迅速扩散的恶意软件，粗略地讲，间谍软件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加载到PC上的，并在后台做一些超出用户意愿的事情。但是要定义它却出乎意料的微妙。比如Windows自动更新程序下载安全组件到安装有Windows的机器上，用户不需要干预。同样地，很多反病毒软件也在后台自动更新。上述的两种情况都不被认为是间谍软件。如果Potter Stewart还健在的话，他也许会说：“我不能定义间谍软件，但只要我看见它，我就知道。”

其他人通过努力，进一步地尝试定义间谍软件。Barwinski等人认为它有四个特征：首先，它隐藏自身，所以用户不能轻易地找到；其次，它收集用户数据（如访问过的网址、口令或信用卡号）；再次，它将收集到的资料传给远程的监控者；最后，在卸载它时，间谍软件会试图进行防御。此外，一些间谍软件改变设置或者进行其他的恶意行为。